

闲话勋章

蕭慧麟著

因當年資訊得之不易，尤其是蔣中正日記，時至今日，雖然可以前往美國加州，史丹福大學胡佛研究院檔案館閱讀，究竟不是容易的事。本人有幸，得該研究院研究員郭岱君博士（蔣中正日記管理人）之助，得以前後兩年（每年個月）前往擇要抄錄。特此深表謝忱。

蕭慧麟註一：下列 23 人，即上文中所說，在八年抗戰期間有功，而獲得青天白日勳章、美國自由勳章、及第一批抗戰勝利勳章全部三種勳章者。

顧祝同、李宗仁、閻錫山、何應欽、張發奎、薛岳、劉峙、衛立煌、余漢謀、孫蔚如、湯恩伯、王耀武、蕭毅肅、胡宗南、程潛、馮玉祥、張治中、徐永昌、黃琪翔、白崇禧、蔣鼎文、關麟徵、何成濬。

蕭慧麟註二：按當年規定，青天白日勳章為襟綬（1980 年 12 月 19 日改為大綬），必須是中國軍人，在捍衛外侮的戰爭中，建立的殊勳才能獲得。

對於名列青天白日勳章的獲得者名單的人，嚴格地說，有小部分是頗有爭議性的。可以借一句成語來形容，那就是「凌煙閣上人，並非皆忠烈」。

首先談史迪威。他不是中國軍人；他的離華，是被蔣中正趕走的，在這種情形下，無論他的功過如何，都不能用國家實際最高勳章來彌補存在的裂痕。蔣中正雖然提出要對史地威贈以青天白日勳章，史迪威卻拒絕接受。所以史迪威實際上並不是一個青天白日勳章的獲得者。在這種情形下，他是否可以列入青天白日勳章獲得者名單中呢？

其次談方先覺。方先覺是第十軍的軍長。第十軍是蔣中正的精銳部隊之一。下轄四個師，人員充足、械彈精良、訓練有素。他堅守衡陽達 47 天之久，中外同欽，為國爭光。由於上級多次判斷錯誤，指揮失當。在危急時，蔣中正竟以連日不斷祈禱，來寄望神靈保佑，出現奇跡（見蔣中正日記）。城內守軍彈盡援絕，全軍四萬餘人犧牲殆盡。方軍長於（1944 年）8 月 7 日向蔣中正發出訣別電，說他決心以死殉國（「敵人今晨由城北突入以後，即在城內展開巷戰，我官兵傷亡殆盡，刻再無兵可資堵擊。職等誓以一死報黨國，勉盡軍人天職，決不負鈞座平生作育之至意。此電恐為最後一電，來生再見。」）。該電可能被日軍破譯，而派遣竹內少佐（少校）前來勸降。雙方談話後，方先覺意志動搖了，而於次日率領葛先才、容有略、周慶祥，及饒少偉等四位師長，以及少數殘部，一齊向日軍投降。

蔣中正先是不信，繼而大怒，譴責方先覺沒有自殺「成仁」，遺黃埔軍人之羞，並立即修改預先就準備好的方先覺事略（蔣中正 1944 年 8 月 9 日日記）。這樣看來，不禁使人懷疑，蔣中正早就有「栽培」方先覺成為「烈士」的心。（關於「不成功、便成仁」，我本人（蕭慧麟）並不苟同蔣中正的解釋。特附上兩年前，本人與美國加州史丹福大學，胡佛研究院檔案館，研究員（蔣中正日記信托人）郭岱君博士討論的信件一頁於後。）

據說方軍長等投降後，日方對他們以勇士看待，頗為敬重。他們也配合日軍要求，在淪陷區「周遊列國」，還去過東京。戲演完了，日本人覺得他們不再有利用價值，就把他們釋放了。他們回到重慶，也許蔣中正覺得於心有愧，又邀他共進午餐（蔣中正 1944 年 12 月 12 日日記），並頒發青天白日勳章給他（頒發給方先覺的第 131 號青天白日勳章，在 7 月 24 日就發佈了，到 12 月 22 日才有機會給他，算是補發了）。以他們堅守衡陽的表現，在那種情形下，即使投降，雖然也是莫大的恥辱，只要不與敵方合作，還不到背叛國家的地步。領受既頒發的青天白日勳章，仍然可以說得過去。但他們配合敵方的要求，就有失軍人的人格了。當局為何不注銷他們的青天白日勳章，反而還要「補發」給他們呢？

後來，方先覺被派去當青年軍師長，那些學生兵，頭腦清楚，膽氣較沖，一致把他拒絕了。這件事在重慶傳開了，蔣中正不得已，就把他調到另外一個青年軍的第 206 師（轄 616、617、618 三個團）去。還特別去該師視察，並留下蔣緯國擔任該師的 618 團的團長。但方先覺受此打擊再也不能所作為了。

再談宋希濂。宋希濂是蔣中正的愛將中之愛將。在中國遠征軍時，他是第十一集團軍總司令。其兵力，竟比蔣中正另一愛將霍揆彰的第二十集團軍大了一倍。由於他作戰不力，使龍陵得而復失。在美軍強烈抗議下，他所受到的「懲罰」，只是調訓而已。以致可以大量運輸美援物資，進入中國的中印公路，延遲了很久，在第二十集團軍，克服駐有重兵的騰衝後的大力協助下，才得打通。。

如果能早幾個月打通中印公路，中國抗戰的後期，可能就大不相同了。可是他在蔣中正的卵翼下，他不但未受應有的懲罰，蔣中正還搶在中印公路正式通車（1945 年 1 月 28 日下午兩點）的前兩天（1945 年 1 月 26 日），在日記中寫下「預定 宋希濂鍾彬授青天白日章」（鍾彬是宋希濂的第十一集團建制內，第七十一軍軍長，攻打松山，驅趕士兵盲目進攻，以致士兵逃亡超過傷亡，兵力損耗過大，無法繼續作戰。經換成長官部直屬第八軍，由副軍長李彌率領，他親上火線終於得竣全功。但李彌應得的青天白日勳章，卻發給了鍾彬）。多數有功人員還沒有敘獎，蔣中正就迫不及待地，先把青天白日

勳章給了他們，好像他們的功勞比誰都大似的。這樣的青天白日勳章獲得者，豈不是「一顆老鼠屎，壞了一鍋湯」，讓大家都受到污染了。

蕭慧麟註三：美國自由勳章（Medal of Freedom），共分金，（Gold Palm）、銀（Silver Palm）、銅（Brown Palm）三個等級。

這份名單就是當時在上海的中國戰區美軍總部（HEADQUARTERS, UNITED STATES FORCES, CHINA THERTER），1946年4月30日，奉美國總統1945年7月6日，的第9586號命令而轉發的（Award of the Medal of Freedom (Gold Palm) By Direction of the President, under the provisions of the Executive order 9586, 6 July 1945 (Sec II, WD Bul 12, 1945) MEDAL OF FREEDOM (GOLD PALM) for meritorious service which has aided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Prosecution of a war against an enemy is awarded to the following named individuals）。

對於銀葉名單的開場白，除了把「Gold Palm」換成「Silver Palm」外，其餘完全相同。

此勳章，現在已是美國政府，對民間（不分性別、國籍）有傑出成就或於社會有極大貢獻者，頒贈的最高勳章，每年不過寥寥數人而已。

蕭慧麟註四：抗戰勝利勳章也是不分等級的，其頒授對象不限於軍人，也包括女性。只要在抗戰期間，對抗戰有重大貢獻即可。

起初，國府對抗戰勝利勳章頒發對象之甄選，條件十分嚴格，因而怨言四起。官方被迫改變方針，在該章的背面，保留了中國地圖和「八年抗戰勝利紀念」字樣，而取消了「勝利勳章」字樣，改以紀念章方式，大量頒發（仍舊稱為「勝利勳章」）。但為了與第一批有所區別，只好在勳章綬帶上做文章。第一批頒發的勳章，其綬帶顏色是「黃、藍、白、紅、白、藍、黃」，以後的則是「白、藍、白、紅、白、藍、白」。

又為安撫那些與勝利勳章無緣的人，軍事委員會也同時（1945年十月十日）大量頒發「抗戰紀念章（沒有證書）」。推測這種紀念章的頒發數量，當在百萬以上。

國府遷臺後，甚多曾受勳獎的文武官員，因不同原因，遺失了部分或全部勳獎原件，而請求補發。因人數眾多，政府為簡化作業起見，就依據檔案資料，全部自動補發（但未補發證書）。這就是有不少人員宣稱，曾兩次獲得同樣勳獎的由來。連國史館對新聞媒體，發佈的有關陳誠將軍資料，都曾有過這樣的錯誤（2005年3月6日，北美世界日報，刊出的兩個青天白日勳章，照我的看法，右邊的是原件，左邊的是補發的）。

下面是蕭毅肅將軍獲得的青天白日勳章、美國金葉自由勳章、第一批抗戰勝利勳章，及國府遷臺後，普遍補發的勝利勳章，以及補發給蕭將軍夫人的勝利勳章照片各一帖。

特別說明：本文附圖之第二圖（勝利勳章），同時展示出蕭毅肅將軍的「兩個」勝利勳章。其實蕭將軍只有一個勝利勳章。在圖中並列原件和補發的，其目的在對本文讀者顯示，第一批勝利勳章，與以後的或補發的勝利勳章綬帶之區別。並不表示蕭將軍獲得了兩個勝利勳章。



蕭毅肅將軍的青天白日勳章



蕭毅肅將軍的美國金葉
自由勳章



蕭毅肅將軍的
(第一批)勝利勳章

蕭毅肅將軍的
(補發的)勝利勳章

蕭毅肅將軍夫人的
(補發的)勝利勳章



抗戰紀念章

Dr. Tai-chun Kuo
Hoover Institution, Stanford University
Stanford, CA 94305-6010

岱君老師大鑒：

2009 1217 來電奉悉，十分感謝您的金玉良言，我當敬僅受教遵行。

正如您所說，在小事上斤斤計較，是不成格局偏離主題的小器文章。

對蔣中正來說，他也是人，不是神，判斷錯誤是不能完全避免的。但從他的日記中，可以看到他內心的想法。他把「不成功、便成仁」解釋錯了。

我們抵禦外侮，是為了國家生存。「壯烈成仁」不是我們追求的目標。我們以必死的決心，在勇敢地走向成功的途中，不幸而犧牲了，這才是「不成功、便成仁」。我們要的是成功，失敗了再自殺這樣去「成仁」，大家都死光了有什麼用。

民國 33 年（1944 年）的衡陽保衛戰，其守軍（第 10 軍）的表現，真可以用驚天地泣鬼神來形容。根據蔣中正 8 月 9 日的日記，他根本就有讓方先覺軍長「成仁」的打算，而預先準備好了「方先覺事略」以待時機到來。但事與願違，所以才在得知方先覺並未如他所願「壯烈成仁」之後，才有修正方先覺事略之舉。這樣的將才，不設法救出來更作大用，反而怪他「余深信先覺絕不致乞降但其不能以身殉國竟被敵所俘而屈使我軍譽與軍校皆蒙此不白之污辱殊所不料也。」實在令人大惑不解。

這就是我預備努力的方向。

敬祝新年快樂

蕭慧麟拜上